

1897—1997

● 刘学江 著 ●

昨天，
青岛与德国的故事

山东友谊出版社

1897- — 1997

昨天,青岛与德国的故事

刘学江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5年·济南

昨天,青岛与德国的故事

刘学江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青岛市市北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228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80551-774-6

I·170 定价:15.00 元

· 目录 ·

1	大雾天·····	1
2	海上来了毛子兵·····	11
3	悲风吼·····	23
4	隆冬黑云浓·····	44
5	毛子强迁汇泉村·····	59
6	汇泉村消逝之后·····	80
7	拯救的内容·····	95
8	动乱之初及市井人物·····	114
9	抗德义勇军·····	133
10	智取火药库·····	149
11	冲出绝境·····	166
12	国民、人格及二毛子·····	189
13	崂山春点兵·····	210
14	庙会恩仇·····	230
15	夜深沉·····	251
16	良莠百态·····	271
17	最后一夜·····	291
18	唱词的结尾及后记·····	308

大雾天

“听我父亲说，那天雾很大。”

在鱼山公园，埃里希·唐拾起一双沉静的眼睛，突然对我说。

这位著名的华裔德国汉学家在古稀之年，已是第八次来华访问。青岛，是他必留之地。

坦率地说，没有这位唐博士的帮助，我委实不敢撰写这部有关青岛故事的文稿。我生在青岛，但对青岛近百年的历史，尤其是德国当年侵占胶州湾初期的历史，有好多东西我仍未弄明白，不清楚其来龙去脉。

我很感激这位老人。

临近山顶楼阁，埃里希·唐转身冲我笑笑，然后举目远眺碧蓝的海面，又重复：

“那天雾很大，很大。你知道么，刘，青岛的初冬雾很大，大得伸手不见五指……”

不错，从资料看，那天，好大的雾。

一夜间，海雾弥漫，湿气腾腾，白蒙蒙一片，将胶澳沿岸遮了个严严实实；仰脸难觅星斗，低头不见白霜，连不远的栈桥海关高悬的大红灯笼也变作了蛋黄。

自登州总兵衙门六年前移治胶澳后，老天头一回降下这么一场浓雾。四里八荒死沉无音，冷不丁传来鸡叫，声不大，半死不活。茫茫雾障，萧萧寒峭，山野一团昏黑，城池一派凄清。这天是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丙子，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一个寒冽而多雾的凌晨。

寅末，更鼓乍响，青子和海豹各挑一担胶州大白菜，疾步拐上鱼山故道。

胶澳口农历逢五碰十照例是赶集之日。

鸡叫三更时分，青子拽上海豹，径奔村子正东三里之外的老泉菜地，急火火拔掉一垄大白菜，用地瓜蔓子扎紧装筐，大步流星上了路。早市不赶早，山珍变成草。二人半夜三更冒风寒，图得就是多赚几个钱。

海豹自小死了娘，他同姐姐海花，全靠青子娘一手拉扯大。两家老子血性烈，脾气直，是磕头拜把子兄弟，在汇泉村深受老少乡亲的敬重。渔家人讲仁爱，重义气，老子之间亲如手足，青子与海豹自然过从甚密，平日赶海挖蛤，上山拾草，下坡种田，读书写字，甚至进圈拉屎撒尿，二人也总爱轧合一块，形影不离，生怕冷落了谁。

鱼山故道山崖兀立如柱，绝壁隙缝爬满乱草萎藤，是东郊各村通往前海闹市的必经之路。山道临海一侧，驻有一个炮兵老营，营盘筑有座座土垒，设置百门火炮。

进入山道，青子打头，海豹殿后，二人不再搭话，尽量放轻脚底响声，深恐招来巡哨的喝问恚骂。山岚深处，扁担发出吱吱嘎嘎怪叫。翻过山脊，青子回头不见了老营踪影，刚要招唤海豹歇息一会，忽听半空中连炸四响。

原来是总兵衙门轰轰放响的四炮。当时夜间计时，以总兵衙门放炮为准。傍晚放定更炮，戌时放二炮，子夜放三炮，天将亮放

四炮，也叫八明炮。

炮声响过，四下里一片黑咕隆咚，乳雾腾腾弥飘，但可隐约听到牲口走动的蹄响。

从鱼山故道走下山麓，有条三丈宽贴海边横贯东西的黄沙官道，百姓们管它叫老街。

老街东段，一溜两座堂皇建筑显而易见，一是总兵衙门官府，二是天后宫道观。总兵府也叫老衙门，府前有校场一块，地盘有十余亩，专供兵勇操演之用。校场中央栽着一根旗杆，海碗粗细，老高老高，顶端悬挂龙旗一面，远看飘飘扬扬象张帆。

一袋烟工夫，青子和海豹匆匆赶到老街之北的新街，放慢脚步往不远菜市走去。

此刻，天色渐渐亮堂，雾气缓缓由浓变淡，隔老远便能望见各店铺字号和人影走动。

商旅云集的新街，出现才十多年。它前贴老街，后依太平山，东靠老衙门，西毗台西镇，离栈桥码头仅有一箭之路，地段得天独厚，可谓胶澳口一块风水宝地。

新街店铺之多，行业之全，居胶澳各街之首。你看吧，海关税花、邮局盐务、车马旅舍、估衣成衣、剃发修脚、铸铁洪炉、油坊磨坊、土产杂品、当铺钱庄、鞋帽绸布、广洋百货、竹编木器、渔行肉铺、烟酒茶食、针头线脑等等，各色各样，应有尽有，五行八作，完备齐全。沿街招牌集密，幡旗林立；花花绿绿，纷纷扬扬，煞是繁闹好看。

菜市上，除了萝卜大葱，清一色胶州大白菜。菜摊稠，买主稀，往常兴旺景气跌下多半有余，显得冷冷清清，倒像散了集市。菜贩子揣袖跺脚，破上嗓门喊叫半天，却难招来一个顾客，气得眼珠子冒火，叫骂大雾天给破了买卖，断了财路。

青子抬眼乜斜一圈，抹下脸，说：“海豹，市上不济，咱快沿街

卖吧！”

“好！”海豹挑上担子跟着走去。

二人走近高密炉包铺门口，一个 20 多岁的郎当神突然破门而出，一步抢先，迎头将他俩拦在路中。

这家伙两眼一白瞪，伸长脖子狠命咽下满口吃食，面朝二人抱抱拳，手一扬，从怀里抽出竹制呱哒板，劈里啪啦甩响叫唱开来：

卖菜的，要发财，
你不发财我不来；
天阴总有天晴时，
日头一出雾散开。
雾散开，财神来，
两担白菜准全卖，
十吊八吊揣怀里，
回家爹娘夸好孩……

此人腰扎二尺草绳，破旧棉袍裹着一把瘦骨头；小脸阔嘴，尖巴猴腮，瓜皮帽下琉璃圆眼滴溜直转，一条小辫稀黄像络麦秸草。

他就是名臭胶澳口的吴癞子。

那年代，人分九流，流中又分三类：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这下九流是：一修脚，二剃头，三从，四班，五抹油，六把头，七娼，八戏，九吹手。吴癞子专靠嘴皮子打莲花落讨饭吃，连个吹手不如，不在流。

青子是个机灵人，不待吴癞子唱完，撂下扁担陪笑道：“才刚来，没钱给，下次吧。”

照往常，吴癞子眼皮一眯巴，定准出口成章，再编排一串唱词臭你个狠，非逼你掏钱不可；要不，他死赖在你跟前穷唱苦叫，

像死了人报庙，闹得你生意冷落，买卖砸锅。

对这种人，揍不能往死里下手，骂他当耳旁风，告衙门又不上状，最后还得出钱打发他走掉了事。碰上他，聪明人老远就掏钱扔去。当然吴癫子也不傻，拱手连连作罢揖，甩起竹板准褒唱你一段，净拣过年话，让你不觉恁得浑身舒坦，乐悠悠的如同天上飘。

可眼下，吴癫子估量二人身无分文，没什么大油水可取，于是一收竹板塞进怀里，干笑两声，提上一棵大白菜转身就走：

“好好好，行行行，没有钱留人情。没钱有菜，菜也当钱，钱能买包，菜能换包，吃进嘴里一个味道……”

青子刚要发作，头一扭，悄然松开拳头。他明白，这种人好汉子不稀惹，弱汉子惹不起，就捅一下海豹小声宽慰道：

“拿去就拿去吧，就当喂了狗！”

“便宜了他！”海豹不舍气地骂了一句。

就在吴癫子提拎着白菜往炉包铺去的空当，忽见一位大汉飞步上前，揪住小辫猛地往后一扯，只听“唉哟”一声惨叫，接着吴癫子腾地摔了个仰面朝天，瓜皮帽飞出一丈远，亮出半个疤拉头。

四下里登时围上人，摇头晃脑，窃窃私语，还有些人拍手称快，哈哈大笑，分明都是一种解恨神气。

吴癫子就地打了个旋，抓过帽子扣头上，攥拳抬眼往前一横，野气不觉减掉一半；再往前定神一瞅，俺娘咪两腿不禁弹起琵琶。

“噢，原来是您哪……”

他一抱胸，头颈龟似地往后一缩，如同猪尿泡泄了气，陡然全瘪了。

这神了，莫非碰上了妖魔鬼怪？

在场人心里都有底，胶澳口一隅，两镇八村十一条街，最使吴癞子打怵的两位，眼下就立在他身前。

这两位同在基督教的福音堂，一是德人神父梅尼斯，二是仆人黄国堂。

黄国堂高个头，四肢净是肉疙瘩，白净长脸上潜有一股阴阴凶煞气。八年前，他被梅神父从青州府乡下带到胶澳口，会说一口软面汤一般的德国洋话。据传此人身怀擒拿绝技，藏而不露。其实，凭他那大块头，就是没有三拳两脚，歹人见了也怯他三分。

梅神父却是另一番风采，卷曲黄发，通天高鼻，蓝色凹眼，白虚虚胖脸上整天挂着笑模样；加上那身大黑袍与脖子底下金黄十字架一衬，越发显得仪态万方，和蔼可亲。

此刻，神父梅尼斯一言未发看着吴癞子。

天不怕地不怕的吴癞子，怕的他们什么？嗨嗨，卤水点豆腐，一物治一物。他一怕黄国堂的拳，二怕神父不给钱。这话怎讲？嗨，吴癞子隔一路，他不拜佛，不在道，偏偏进了福音堂当了信徒，崇拜了天主爷。

其实，摸底的人都清楚，吴癞子根本不信天主爷。你想么，穷打莲花落的，难得天天肚子饱，肠子空得实在忍受不住，这癞子自有救主，奔进福音堂跪在天主爷面前不过三刻，必得梅神父接济，少则管顿西洋饽饽夹果酱，多则能捞上三吊施舍钱。那时三吊钱管大用，足够进馆子吃喝一顿。

凑热闹的人越挤越多，黄国堂似乎上了精神，扬手抖抖羔皮马褂，拎起青缎暗花棉袍，一步三晃走向吴癞子，斥骂道：

“混帐东西！你欺负小孩还算人么……”

要是出手，不掉腮骨也要脱环。吴癞子怯怯退缩，不是人声地哀告：“黄爷黄爷，手下留情，大丈夫不与女人争，君子不跟小人斗……癞子给他们陪个不是，都是我要熊，都是我不好……”

他边退边告饶，拿眼直瞟梅神父。

“且慢！”

果然奏效，梅神父快步上前，手持圣书在胸前上下左右划动几下，板起面孔训道：

“主憎恨罪，但可怜有罪的人。你欺负卖菜的两个孩子，玷污了纯正，损害了神灵，对主犯下了罪。你只有忏悔，铲除邪念，那么你的罪，才可以得到主的宽赦……”

吴癞子抬起地上的大白菜装进筐里，连连给青子和海豹作揖，念念有词：

“兄弟兄弟开开恩，癞子抢菜不是人，下次若是再捣蛋，葬我海底变鱼鳞……”

二人没了话，倒被他弄得满面红潮。

梅神父又侃侃说了一通，在胸前划了半天手势，就手摸出三吊钱递在吴癞子手里：

“可怜的人，拿去吃点饭吧。”

吴癞子本性难移，口吃不忘打，弯腰施个大礼，一蹦三高调腿撒欢离去。

人群顿时响起一片咬耳声：

“啧啧，真大手，三吊钱！”

“作孽不打还给钱，菩萨心肠……”

“洋道士有钱。听说，谁去坐礼拜，大钱捞不着，小饼可是管你尝。嘿，那小饼又酥又黄抹了油，酥脆甘甜，我尝过呢……”

人们怏怏散尽，青子见梅神父靠他走近，嘴上漾起和善的微笑，并连连夸道：

“孩子，你这胶白种得好，好菜好菜。”

这话不假。胶州大白菜也叫胶白，立秋下种，小雪收获，其品为蔬菜上乘。此菜汁白如乳，菜筋细少，株大易储，养分丰赡，凉

熟均可食之，味清而鲜美。

天南地北走胶澳口的商旅过客，身份不论贵贱，头顿进饭，先上桌的必定是胶白三鲜：大白菜、肉片和豆腐，稍加海米清炖味道更佳。别看不是珍馐美味，吃进肚里，不拍手叫绝才怪！

青子本想上前道谢梅神父，不知为什么，旋即打消了这一念头，捅捅发怔的海豹，暗示他快点离开这里。

谁知，二人不等拾扁担，梅神父问道：

“孩子，这白菜卖么？”

二人同时点点头。

梅神父又问：“为什么比别的长得好呢？”

“俺这是靠老泉的水浇的。”青子说。

“噢，就是汇泉村正东的那口泉么？”

“嗯，就是。俺就是汇泉村的。”

“两担白菜要卖多少钱？”

青子毕竟是个16岁的人了，他心里说，看样子洋道士想买，多说强起少说，便随口道了个大价钱：“这两担还不得给个六七吊。”

在身边的黄国堂瞪了一眼青子，刚要开腔，梅神父数出一大把钱，哗啦倒进青子罩衫大襟里：“我全买下了，给你们十吊钱。孩子，麻烦你俩给我送回福音堂，好么？”

“中中，好说！”海豹抢话道。

“主赐福你们！”梅神父说，“再见孩子。”

数数大铜板整整50个，恰好十吊钱。青子大喜，望着远去的梅神父，恣得直叫：

“洋道士真好，真好……”

“就是有钱，真舍得。”海豹抿嘴笑道。

福音堂在新老两街夹着的一条小街上，因街面不起眼，百姓

索性唤它短街。二人腿脚溜轻，将两担菜飞快地送进了福音堂。

回归路上，二人撮筐并肩走，因卖了个大价钱，各自都欢欢得忘了姓什么，走了一路，说笑了一路。快走近栈桥时，海豹突然问：

“青子哥，咱的船今日定准能回来？”

青子和海豹的父亲，还有本村的鲁天石和瘸子程二四个人合租了一条渔船，船主是海豹的大爷，新街“四海渔行”老板唐白果。

那船纯粹楠木造，两桅两舱，外加一张浸过猪血、桐油的轧线渔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汛旺季捕鱼，无鱼淡季运货，四家十几条命全拴在那船上了。三天前，船出海时，青子特意去老泉挑了两担水倒进船缸里。为这事，海花好不恼火，怨青子光与弟弟一块，不叫上她同去。挑水时，青子娘正领着小儿山子，在天后宫大殿里烧香磕头，祈求海神娘娘保佑出海人，顺水去，满载归。已经出海三天了，按说也好回来了。

青子走了一阵，才说：

“船出海时，俺大大说，最多不出三天。我看今日八成能回来。”

胶州偏南一带人把爹叫大大，不像海豹这即墨人把老子唤作爹。

海豹过了一会又问：“船能网些什么鲜货？”

“难说，”青子道，“要看运气了。”

“青子哥，没有错！我昨夜里做了个梦，看见一群群鱼虾过海，全是大黄花和刀鱼，还有活蹦乱跳的红加吉鱼，海海的！”

“好梦！梦里有水有鱼，大吉大利！”

“青子哥，这趟出海，咱准成能发大财！”

“嗯！”青子满心欢喜，应承道，“船今日要是回来，我叫俺娘

给你蒸俩饽饽吃。”

“不中，还得叫俺干娘煮上三个咸鸡蛋。你一个，我一个，山子弟弟一个。”

“没有你姐姐的？”

“噢，有有，煮四个，也有我姐姐一个。”

“这样吧，咱去万香荤肉铺捎上五百钱的猪头肉，拿回去给你和山子犒劳犒劳。”青子商议海豹说，“反正咱多挣了钱，花点不要紧。”

海豹咧起厚厚嘴唇笑道：

“别，猪头肉留给大人回来下酒吃，俺爹最爱吃猪头肉了……暖，青子哥，你想不想？”

“出海三天了，怎么不想！唉，真难熬。”

海豹仰起脸叹道：“你瞅这天，阴云大雾的，弄不好，他们万……”

渔家人最忌讳翻船触礁之说。青子登时怒目圆睁，一口恶腔冲去：

“闭嘴吧，话多不值钱！”

猛然，海湾里传出三声巨响。

二人随即刹步，朝海面张望开来。

海上来了毛子兵

傍晚，在下榻的王朝大酒店的客房里，埃里希·唐伦在窗前凝视海水浴场许久，说：

“我考查过，刘，这座楼址是最初的汇泉湾畔。小时候，我父亲就是在这儿度过的……”

我递去白兰地，他呷了一口，笑道：

“还是继续我们的故事吧，好么？”

“当然。”我求之不得。

“我父亲说，他自小去了德国之后，非常怀念家乡。他去世的那天，天气很冷。在昏迷弥留之际，他不断地喊唐山唐山。还叫唤青子哥……知道么，唐山就是指中国……”

天有不测风云。

三声巨响，若如旱天霹雷，惊散了集市，吓懵了老幼，震得地皮连颤悠。

稍顿，但见海雾深处冒出四条庞然大物。好家伙，浑身青光幽幽，背顶横七竖八生满杆杆线线之类东西，喷吐团团黑烟，徐徐拐过汇泉角，紧贴小青岛往浅海靠来。

一时，沿海各街乱了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百姓们不知为何惹怒了海神娘娘，使她大动肝火，公然打发海怪前来报应。

不足为笑，那时候的人，脑瓜傻的不爱傻，遇事不往深处寻思，更不会拐弯抹角，死认一个理：凡是船必有帆，没有帆必有桨，既没帆也没桨，岂不认作大海怪！

话说回来了，天底下人与人不同，总有闯过江湖见过大码头的明白人，那脑瓜自有玩艺，谁也没法唬弄，十有八九还不信邪。他们胆气冲天，从各街汇到老街栈桥路口，齐呼啦往海崖涌去，待要辨个究竟。

青子和海豹稀里糊涂夹在人流，也凑热闹来了。这时，一哨强壮兵勇列队出动，踏得木头栈桥咚咚响，迅疾奔向深水码头。

那时，栈桥长不足百丈，宽不过十尺，人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百十个兵勇集中在码头，乌压压一团，显得桥头又小又单薄。

哨官举起望远镜左扫右瞄，突然拔刀大吼，将兵勇分成两帮。刹时，一帮鸣锣击鼓，摇旗呐喊，急待海上回音；另一帮稳托火枪，虎视眈眈，只等一声令下。

看到这番情景，岸上人群登时收敛吵叫，大气不再吭一声。猝然，有人挤上前嘲骂道：

“杂碎，什么海怪，胡诌！睁眼望望，那冒烟的是铁烟筒。嗨，这是大火轮！”

“大火轮？你家的火轮还带炮？哎！”另一个红脸汉子看来是个杠子头，脖子一梗梗，劈头抢白道，“你肚子没有小九九，死充什么帐先生？这些爷们不会当哑巴把你卖了！”

“不是大火轮是什么？……你说！”

“那是炮舰！北洋水师来的炮舰，没错！”

说起炮舰，16年前曾在胶州湾出现过，只是当时目睹的人极少。后来听人说，那玩艺不是海神娘娘遣来的海怪，叫炮舰。那炮舰是英国专程派来显威风，给大清国来个下马威。英国在哪里？人们无心打听，却都深知英国洋毛子厉害。当年为烧掉他们

的大烟土，恼得眼淌血，豁上命与咱中国干过两大仗。末了不知什么缘故，咱终归败了阵，逼得朝廷赔上银子不说，还给人家割让了香港岛，被捞去不少外快油水。

两年前，旧景重现。不过，这遭不再是英国毛子，换成了沙俄老毛子，一队炮舰名曰太平洋，闯进胶州湾皮脸狗腩游弋两圈，便一溜歪斜离去。呸你妈，这是成心蹲咱头上拉屎，欺人太甚！朝廷一怒之下，传了旨，拟将胶州湾辟为海军屯埠，以防各类洋毛子侵人。谁知夜长梦多，老佛爷半截变了卦，把银子统统修建了颐和园。没了银子，等于人身上断了血脉，那张蓝图从此泡了汤。

听说是炮舰，看景的越发来了兴致，一个个都瞪大了眼。怪了，愈望心里愈犯嘀咕，愈寻思愈不对路。你炮舰来就来吧，胶澳口爷们有什么短处，还犯得上轰出三炮？炮声如雷贯耳，震天动地，草木百姓怎能经得住这般恐吓！炮舰既然来自北洋水师，那么，衙门府章大人为何还不快快到此恭候？反而出兵上阵，严阵以待，一场剑拔弩张之势！无风不起浪，放炮总有来由，就算炮舰也以放炮计时，可眼下是大白天，离定更时辰差着十万里，这他娘的放了些什么半吊子炮？……

一会工夫，四艘炮舰驶进浅海拉开距离，将炮口齐刷刷对准了沿岸各点，跟着嘎啦啦一阵响，铁锚扑通扎进海底。

就像变戏法，甲板上不知什么时候钻出了兵勇，漂白一片，象群出窝的大马蜂，乱嗡嗡地吵成一团。这些兵勇真大胆，竟然打起唢呐，扔高帽子叽哩呱啦喊叫不完。

海豹看着看着，起了疑惑，问道：

“青子哥，他们号衣挺怪，是白的……”

话刚出口，旗舰忽然奏乐升旗。那乐曲隔路，调子不同戏台上的鼓乐，挺顺耳，让人听了浑身酥软发飘。接着，一条载人舢板从炮舰上徐徐吊落在水面，扑达达几声怪叫，后旋立时冒出一股